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朝克 主编

#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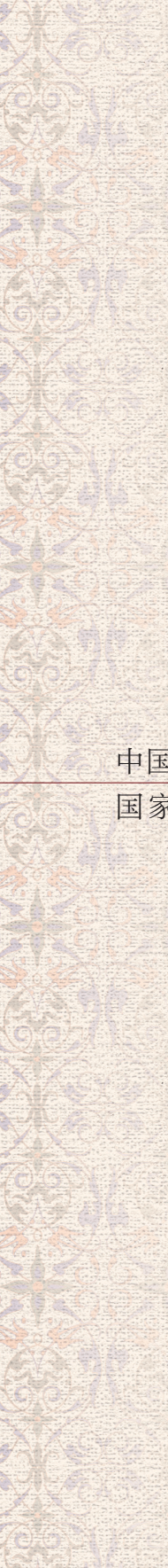
【十卷本】

## 通古斯鄂温克族社会历史

亨·蒙赫达赉 呼格吉乐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

朝克 主编

#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十卷本】

## 通古斯鄂温克族社会历史

字·蒙赫达賚 呼格吉乐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序 言

旭 日

(通古斯鄂温克族，陈巴尔虎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鄂温克族是一个人口较少的北方少数民族，其中通古斯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和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苏木。历史上，分布在各地的鄂温克族曾被称为“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同一民族，只是因“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造成相互隔绝而产生了某些差异。居住在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过去还被外族人称为“哈木尼干”（“内部很团结”的意思）。1958年，党和政府根据鄂温克人的普遍愿望，将“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名称取消，正式将所有的鄂温克人统一称为鄂温克族。

居住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以勤劳勇敢、乐观向上和擅长因地制宜地经营畜牧业而著称。新中国成立后，居住在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获得了新生。1953年10月8日，呼伦贝尔市境内第一个鄂温克民族苏木成立了。60多年来，居住在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真正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鄂温克苏木成立以来的60多年，是飞跃发展的60多年，是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人历史上空前发展兴旺的重要时期。

居住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这些都呈现着源自北方大森林、大草原的一股豪放之情、阳刚之气、壮美之韵。所有到过鄂温克苏木的人，都会被这里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所陶醉；所有听说过鄂温克苏木的人，也都会对这片神奇而又

陌生的土地产生向往。鄂温克苏木确实是祖国北部边疆的一个绮丽多姿、极富魅力的好地方，这里有繁茂的森林、辽阔的草原、弯弯曲曲的莫日格勒河和星罗棋布的天然矿泉，它们把这块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装扮得五彩缤纷。尤其是到了凉爽宜人的夏秋之季，美丽的鄂温克苏木更是独具风韵。通古斯鄂温克人虽然有悠久的历史 and 许多感人故事，但由于本民族无文字记载其自身的活动，留下的文字资料非常稀少，给后人研究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造成了很大的难度。《通古斯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这本书，克服可利用资料少、编写难度非常大的困难，通过有针对性地实地考察和详细论证，大致勾勒出了居住在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社会历史全貌，是十分难得和弥足珍贵的。

2013年是鄂温克苏木成立60周年大庆的日子，这本书也可以算作献给这个喜庆日子的一份迟到的厚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通过《通古斯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这本书对鄂温克苏木通古斯鄂温克人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成就的回顾，读者能进一步了解鄂温克苏木，认识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历史与现状，激发民族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繁荣进步、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013年12月28日

# 目 录

概 述 .....	001
第一章 族源族称 .....	001
第一节 族源与族称含义 .....	001
第二节 统一族称的由来 .....	015
第二章 姓氏图腾 .....	023
第一节 主要姓氏 .....	024
第二节 命名习惯 .....	037
第三节 亲属称谓 .....	045
第四节 舍卧刻神 .....	049
第五节 图腾标志 .....	054
第三章 历史沿革 .....	058
第一节 在俄罗斯时的情况 .....	058
第二节 迁入呼伦贝尔始末 .....	067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苦难遭遇 .....	073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幸福生活 .....	086
第五节 鄂温克苏木的建立 .....	093

第四章 语言文字 .....	105
第一节 双语的普及 .....	105
第二节 学校教育现状 .....	115
第五章 社会组织 .....	127
第一节 从“尼莫尔”到互助组 .....	128
第二节 从互助组到牧业合作社 .....	134
第三节 从牧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	139
第四节 恢复民族苏木体制 .....	171
第五节 嘎查经济社会概况 .....	183
第六章 经济形态 .....	197
第一节 定居与游牧相结合 .....	198
第二节 副业经济与旅游业 .....	212
第七章 衣食住行 .....	241
第一节 民族服饰 .....	241
第二节 饮食习惯 .....	250
第三节 居住形式 .....	260
第四节 车辆种类 .....	269
第八章 婚丧嫁娶 .....	277
第一节 婚姻习俗 .....	278
第二节 丧葬礼仪 .....	288
第九章 萨满信仰 .....	299
第一节 萨满及祭祀礼仪 .....	299
第二节 萨满神服与神器 .....	305

第三节 崇拜与祭祀对象 .....	310
第四节 萨满祭祀的仪式 .....	318
第五节 仪式的象征意义 .....	325
<b>第十章 节日礼俗 .....</b>	<b>331</b>
第一节 主要节日 .....	331
第二节 礼仪禁忌 .....	346
<b>第十一章 民间文学 .....</b>	<b>356</b>
第一节 民歌与歌手 .....	356
第二节 神话与传说 .....	364
第三节 往事与追忆 .....	396
<b>第十二章 名人传记 .....</b>	<b>413</b>
第一节 人物传略 .....	413
第二节 人物简介 .....	430
<b>附录一 抓党建促民生 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b>	<b>446</b>
<b>附录二 政府工作报告 .....</b>	<b>456</b>
<b>后 记 .....</b>	<b>464</b>

## 概 述

通古斯鄂温克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莫日格勒河流域，另外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流域也有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分布，过去这两支通古斯鄂温克人曾被外族人分别称为“通古斯”或“哈木尼干”。“通古斯”之名的由来，是因为他们曾经居住在俄罗斯通古斯克河畔。通古斯克河是“清澈的河”之意，因此可以将通古斯鄂温克人解释为“生活在清澈河畔的鄂温克人”。<sup>①</sup>“哈木尼干”之称则含有“内部很团结”和“我们在一起”之意，这一称呼是布里亚特人送给他们的，“专指一同战斗的鄂温克群体”<sup>②</sup>。为了叙述方便和有针对性，本书仍采用学术界通用的“通古斯”一词来特指居住在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人。

1958年，中国境内鄂温克族三大部落（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统一族称后，政府明文规定在公文中正式废止“通古斯”之称。从此之后，有用“鄂温克苏木的鄂温克人”一词来称呼这部分鄂温克人的，也有用他称“哈木尼干”一词来称呼这部分鄂温克人的。长久以来，对这个特殊族群始终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称谓。依据中国境内鄂温克语有辉河、敖鲁古雅、莫日格勒方言区，以及“鄂温克”一词是鄂温克三大部落共同的民族自称的实际，将这部分生活在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称为“莫日格勒通古斯鄂温克人”较为稳妥。为什么要在民族名称前加地名，因为中国

---

① 朝克：《鄂温克母语是我们宝贵的财富》，载乌热尔图编著《述说鄂温克》，远方出版社，1995，第384页。

② 达喜道尔吉：《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哈木尼干鄂温克人回归中国的原因及其历史贡献》，载石双柱主编《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民族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第8页。

境内的通古斯鄂温克人除居住在莫日格勒河流域外，还有一部分与布里亚特人一起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流域。这种地名加部落名加民族名的称呼方式，特异性比较强，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是专指哪一部分鄂温克人，不容易引起分歧，各方面也比较容易接受。形容鄂温克族的另一分支的“雅库特”一词在政府公文中废止后，人们普遍用“敖鲁古雅鄂温克”（亦是在民族名称前加地名）一词来替代和特指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此种称呼现在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通古斯鄂温克人是呼伦贝尔地区一个比较特殊的族群，近百年来饱经风霜，在俄罗斯、中国都居住过，最终定居呼伦贝尔草原。通古斯鄂温克人历来以勤劳勇敢、乐观向上和擅长因地制宜地经营畜牧业而著称，他们以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呼伦贝尔地区多元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53年10月8日，呼伦贝尔历史上第一个以鄂温克民族名称冠名的行政区划——鄂温克民族苏木成立了，这在鄂温克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鄂温克苏木自成立以来便以民族名称为名，沿用至今，并成为中国通古斯鄂温克人的主要居住地。

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属跨界民族，源于同一部落，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均有分布。通古斯鄂温克人在中国鄂温克族中是人口较少的一个分支，其人口数量尚不到鄂温克族总人口的1/10。1953年人口普查时，内蒙古自治区共有“通古斯”人1057人，其中陈巴尔虎旗有704人。1990年人口普查时，陈巴尔虎旗境内的鄂温克族共有1849人（含索伦鄂温克人），其中居住在鄂温克苏木的有1398人。到2013年为止，鄂温克苏木总户数为899户，总人口为2602人，其中鄂温克族人口1685人，占总人口的64.8%。<sup>①</sup> 通古斯鄂温克人自迁入莫日格勒河流域以来，在保持和传承其独特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在同强势文化的融合中变异，并形成了新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化。过去曾有人因为这部分鄂温克人长期居住在俄罗斯境内，而将他们归为外来人，并有某种歧视。其实这部分鄂温克人的原居地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一直属于中国，他们举族迁徙来到莫日格勒河流域，应该是属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和重新成

<sup>①</sup> 数据由鄂温克苏木政府提供，截止日期为2013年6月30日。

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壮举，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少数民族集体回归事件。“他们的东归重返祖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壮举，从此中国重新有了布里亚特部落，有了哈木尼干鄂温克人部落。”<sup>①</sup>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这部分不足 2000 人的特殊群体——莫日格勒通古斯鄂温克人，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能够比较完整地保持和延续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确实是十分不易和难得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这些都呈现着来自北方大森林、大草原的一股豪放之情、阳刚之气和壮美之韵。“通古斯鄂温克人是在 1880 年前后，才正式开始文化变迁的，而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就基本完成转轨过程。”<sup>②</sup>莫日格勒通古斯鄂温克人在善于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成分不断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在努力保持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对在现代化条件下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承民族文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 一 历史上受俄罗斯与布里亚特的影响较大

通古斯鄂温克人过去在俄罗斯境内生活时，曾长期在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山林里游猎。当时他们很少与外界的其他民族接触，就是本民族内各氏族间的往来也比较少，普遍处于同一氏族聚族而居的封闭状态。1880 年后，通古斯鄂温克人游猎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多民族杂居区，他们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开始经营畜牧业，还有少数人从事定居式农业生产，并与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形成相互杂居的状态。其他民族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和直接的，使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的文化变迁异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一些俄罗斯化和布里亚特化的通古斯鄂温克人。

---

① 达喜道尔吉：《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哈木尼干鄂温克人回归中国的原因及其历史贡献》，载石双柱主编《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第 7 页。

② 李自然：《解放前鄂温克族通古斯部与雅库特部经济发展之比较》，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 年第 2 期（总第 37 期）。

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入中国境内前，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境内（额尔古纳河西岸）的乌鲁楞古、敖嫩宝如金、乌者恩等地（即尼布楚以西、满洲里以东地区）。敖嫩宝如金地区有 100 多户鄂温克人，其中受俄罗斯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的有 20 多户，多数与俄罗斯人通婚，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并住俄罗斯式的木板房。其他地方如萨布罗特、布拉库、奥兰宝鲁克等地的 100 多户鄂温克人，基本上与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杂居。该地区俄罗斯人有 80 多户，布里亚特人略少些。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的一些牧师来到通古斯鄂温克人居住的地区向他们宣传东正教教义，竭力想用东正教来替代萨满教。在俄罗斯人的强力推行下，一些通古斯鄂温克人被迫接受了东正教的仪式，如给新生婴儿起俄式名字并到教堂洗礼，年轻人结婚时拿着耶稣像，人死后坟包前立着俄式东正教的十字架，等等。其实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只是接受了东正教表层的一些仪式和崇拜的偶像，并没有全面地接受东正教教义。在他们心目中，萨满教信仰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受邻近的布里亚特人影响开始经营畜牧业后，因占有的牲畜头数较少，最初采取的是搭棚盖圈和定居放牧的形式，只有个别牲畜较多的牧户才到草原上放牧。1917 年时，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敖嫩宝如金地区，大的鄂温克牧户已有 4000 只羊、500 匹马、300 头牛和 100 峰骆驼。在敖嫩宝如金地区的 100 户通古斯鄂温克人中，有 80 户住在与布里亚特人相同的蒙古包内，从事畜牧业兼农业的有 50 户，兼营狩猎的有 30 户。<sup>①</sup>

当时通古斯鄂温克人与布里亚特人之间隔着敖嫩宝如金河，有时互相过河放牧。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长期与布里亚特人杂居，不但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方面向布里亚特人靠近，在宗教信仰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布里亚特人信仰的喇嘛教的影响。喇嘛教对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影响和渗透是渐进式的，主要是通过喇嘛医给通古斯鄂温克人治病的方式来传播的。当时通古斯鄂温克人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布里亚特人的喇嘛医使用喇嘛药（蒙药）给他们解除了肉体上的痛苦，他们便对喇嘛教有了新的认识

---

<sup>①</sup> 吕光天主编《陈巴尔虎旗莫尔格河鄂温克族历史调查报告》，载“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第 261 页。

并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萨满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和形象也随之有所变化。通古斯鄂温克人的萨满和老年人曾极力抵制喇嘛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传入，他们告诫年轻人：“不要丢掉萨满教，萨满教是鄂温克人的根子。”在这段时期内，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宗教观念及生活礼仪等不同程度地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有些人在家里既供奉喇嘛教的佛像，又供奉萨满教的神像和东正教的圣像，形成了三种宗教并存的奇特现象。

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到呼伦贝尔境内之前的50年间，正是其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和相互融合的时期，其变异也最为明显。究其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是人数较少。由于通古斯鄂温克人的人口数量一直较少，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与鄂温克族其他部落和氏族一样长期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状态，在客观上已经有了被外来强势文化同化的可能。

二是相隔较远。由于鄂温克人内部各部落和氏族之间长期相隔较远，不便于相互交往和沟通思想感情，共同语言和习俗不易得到补充和发展，限制了全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并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被动地开始靠近其他民族。

三是缺乏联系。由于鄂温克人没有统一的族称，族群成员居住分散，长期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广阔区域内以氏族为单位流动，不断分化出新的民族或改变其原有名称，形成了自家人互不相认或相互排斥的局面。

四是同化严重。由于一部分鄂温克人在与其他民族接触后，不仅采纳了其他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与其他民族通婚并逐渐融合到邻近的民族集团之中，原有民族特征逐渐丧失，同化现象日趋严重。

面对以上文化变异现象，俄罗斯学者史禄国称：“每个集团部落都有自己的方言，并且由于受邻族的不同影响和上述自然环境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民族志。他们虽来源于同一血统，但由于形成的时间和地区不同，所以当他们相遇时，彼此谁也不承认对方是真正的鄂温克人，而只认为自己的集团是鄂温克人。”<sup>①</sup>

---

<sup>①</sup>〔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第77页。

## 二 迁入莫日格勒河流域成为真正的牧人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鄂温克人为了逃避战乱，开始迁徙到相对安全一些的呼伦贝尔地区。当时主张迁徙的人共同推举旧官员那木德格、巴格达诺夫等人去呼伦贝尔向当时负责蒙旗事务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提出了迁徙呼伦贝尔的请求。当时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大小官员对布里亚特人及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居呼伦贝尔一事意见不统一，由于时任副都统衙门左厅厅长的成德公等人的坚持，副都统衙门最终正式同意了布里亚特人及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居呼伦贝尔的请求。

历史上就有少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经常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今陈巴尔虎旗斯格尔基一带季节性游牧，还有一些人经常在冬季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上游从事狩猎活动。从1918年初开始，受俄罗斯国内动荡局势的影响，很多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鄂温克人搬迁到今新巴尔虎右旗和陈巴尔虎旗境内游牧。在今莫日格勒河流域的这部分鄂温克人，刚迁来时曾在今新巴尔虎左旗嵯岗附近逗留，后来又返回了原居住地，并在1919年又陆续离开俄罗斯来到呼伦贝尔草原。通古斯鄂温克人在往返迁徙过程中牲畜损失较大，原本就为数不多的牲畜基本上都损失掉了，大多数人只能靠给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当牧工来维持生活，主要从事放牧、打贮草、剪羊毛及伐木等繁重劳动。关于当年从俄罗斯迁来的通古斯鄂温克人是分两批迁来的，还是陆续迁来的，曾有过不同的说法。《陈巴尔虎旗志》和《呼伦贝尔盟民族志》记载：“1917年~1925年，有70户通古斯鄂温克人陆续从额尔古纳河北岸来到陈旗特尼河。”<sup>①</sup>如将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入的时间延续到1925年，比较集中的有两次，其余的都是投亲靠友式零星迁入的。尽管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当时占有的牲畜头数比较少，在迁徙途中又损失了一部分，以及在迁入后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靠打旱獭、给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当牧工等维持生活，但从大规模、长距离跨界迁徙游牧这一举动来看，他们已基本完成了由狩猎人向游牧人转化的过程。

<sup>①</sup> 苏勇主编《呼伦贝尔盟民族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第397页。

当时沿额尔古纳河中方一侧的黑山头、上库力、三河及特尼河、那吉、那森等地，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侨民，他们有自己的俄语学校及东正教教堂，形成了一整套独立、完整、自我运行的侨民社会体系。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徙过来后仍然长期给俄罗斯侨民放牧，周边大的环境几乎没有变化，依然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当时在通古斯鄂温克人的游牧地便有3座东正教教堂，信教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结婚、婴儿出生洗礼和命名、参加宗教节日活动等均须到教堂进行。据1910年的不完全统计，呼伦贝尔境内总人口有55956人，其中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大部分是俄罗斯人）17061人，占30.5%。又据1922年的统计（不包括岭东三旗），呼伦贝尔境内有人口69584人，其中外国人和无国籍人27538人，占39.6%。<sup>①</sup> 通古斯鄂温克人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影响较大，普遍懂俄语，吃俄式黑面包，使用俄式钐刀打贮草，饲养牲畜，采用定居与游牧相结合的方式。迁来中国后，富裕牧户从海拉尔的俄罗斯商铺买来马拉打草机使用。他们使用牛奶分离机加工奶制品和使用手摇缝纫机制作衣物的历史也比较长，也都是从俄罗斯人那里学的。1956年，俄侨大规模迁出归国后，通古斯鄂温克人游牧地的东正教教堂和俄语学校随之关闭，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也随之逐步减弱。20世纪70年代末，当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与邻近的拉布大林、黑山头等地的华俄后裔相遇时，仍在相互都能听得懂的俄语进行交流。

1938年，当伪兴安北省重新划分索伦旗与陈巴尔虎旗的边界时，由于通古斯鄂温克人是从俄罗斯境内迁来的，并与俄罗斯侨民长期杂居在中俄边境，日本人对此极不放心，借重新划分苏木之机强迫他们南迁。生活在特尼河、莫日格勒河流域的近百户通古斯鄂温克人被迫南迁到大兴安岭北坡的沙巴尔吐、莫盖图、乌鲁亚等地后，由于南迁的牲畜不适当当地极寒的气候和潮湿的草场，加之吃不到盐碱等缘故，有的牧民放养的牲畜在几年的光景里全部死光，只好上山重操旧业，靠狩猎为生。从1947年开始，南迁的通古斯鄂温克人才逐步迁回特尼河、莫日格勒河一带继续从事畜牧业。

---

<sup>①</sup> 郑乃东：《解放前呼伦贝尔盟的东正教》，载呼伦贝尔盟地方志办公室编印《呼伦贝尔史志资料》（第1辑），1985。

1949年10月，陈巴尔虎旗将聚居在特尼河、孟根础鲁、毕鲁图及沿海拉尔河一带游牧的30多户鄂温克人，以及九家屯的20多户俄罗斯侨民和20多户汉族居民组织起来，成立了特尼河苏木人民政府。1952年5月，特尼河苏木迁到了那吉。1953年10月8日，特尼河苏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有55名代表参加，其中有鄂温克族代表47人），成立了鄂温克民族苏木人民政府。在此之后，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1945年，全苏木只有1000多头牲畜，到1950年时，牲畜达到3300多头（只），人均增加牲畜4头（只）。1955年时，牲畜达到2万多头（只），平均每人占有牲畜25头（只）。

通古斯鄂温克人刚迁来莫日格勒河和特尼河流域时，由于他们经营畜牧业的历史不长，每当畜牧业难以维持生计时，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靠狩猎来渡过难关。当年他们从俄罗斯迁来莫日格勒河和特尼河一带时，所到的地区正是陈巴尔虎蒙古人的传统夏季牧场，秋冬春三季无人放牧。当时这里旱獭很多，通古斯鄂温克人除少部分给巴尔虎蒙古人当牧工外，大多数都靠打旱獭出售皮张和旱獭油来维持生活。随着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占有牲畜的数量逐渐增多，才与邻近的陈巴尔虎蒙古人发生草牧场的使用问题。当时陈巴尔虎蒙古人的牲畜一群就有好几千只，而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牲畜普遍较少，一般每户才有20到30多只，一旦双方的畜群混群，通古斯鄂温克人就基本找不到自己的牲畜了。所以每到夏初，通古斯鄂温克人就赶着自己为数不多的畜群转场到那吉以东的林间草甸地区放牧。新中国成立前，牲畜较多的或给侨居在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人当牧工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多在今额尔古纳市的上库力、根河、得尔布尔河一带放牧，牲畜少的则多在莫日格勒河流域放牧。除了给俄罗斯人当雇工外，通古斯鄂温克人给陈巴尔虎蒙古人、索伦鄂温克人、达斡尔人以及布里亚特人当雇工的也不少。不过与俄罗斯人不同的是，这些雇主也跟着畜群移动，并不像俄罗斯人那样将整个畜群交给通古斯鄂温克人独自经营管理。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刚迁来中国境内时，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大多数依附于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靠给别人当牧工来勉强维持生活。在号称“白音巴尔虎”（“富饶的巴尔虎”之意）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他们是较贫困的群体之一。通古斯鄂温克人靠勤劳朴实和对畜牧业的一往情深，在短短的几年

内，在没有得到官方对躲避战乱的跨界移民资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力量生产自救，并在莫日格勒河一带站稳了脚跟，这一点确实是十分难得和可贵的。

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来到莫日格勒河流域之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畜牧业生产，善于向已熟练地掌握了游牧生产技能的布里亚特人和陈巴尔虎蒙古人学习，迅速掌握了蒙古族经营畜牧业的全部生产技能，在饮食、居住、语言和生活习俗方面也渐渐呈现浓重的蒙古化倾向。近90年来，布里亚特及巴尔虎蒙古族对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影响是十分直接而深入的，特别是在文化变迁方面，向其注入了浓重的蒙古文化因素。

### 三 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征

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莫日格勒河流域后，使中国鄂温克族群中增加了新的成员，他们以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呼伦贝尔地区多元文化的形成增加了绚丽的色彩。20世纪50年代初期，“索伦”“通古斯”“雅库特”这几部分鄂温克人不断提出统一民族称呼的要求。1957年12月26日，中共呼伦贝尔盟委统战部向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呈报了《关于“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之名统一改称鄂温克族的报告》。<sup>①</sup>此报告可以视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已正式统一为鄂温克族，并在呼伦贝尔全境废除“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族称。分居三地的鄂温克人虽然实现了统一族称的愿望，但由于三个部落的居住地已被分割成几个独立的行政区划板块，以及各自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各部落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鄂温克三大方言区的人相互之间的交流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辉河、莫日格勒河两大方言区的人可以用鄂温克语交流，遇到无法沟通的词句，他们就借助彼此都非常熟悉的蒙古语来解决，遇到个别语词不通的情况时则借助汉语来解决。而辉河、莫日格勒河方言区的人同敖鲁古雅方言区的人交流时，语言障碍非常大，常常是用母语进行了几句简单的寒暄后，便无法再继续交谈下去，这时只能借用汉语翻译来解决。由于鄂温克族三大方言区分别被蒙古和汉文化所隔断，不仅跨居大兴安岭

<sup>①</sup> 杜刚、陈占柱、齐全主编《鄂温克族百年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第49页。